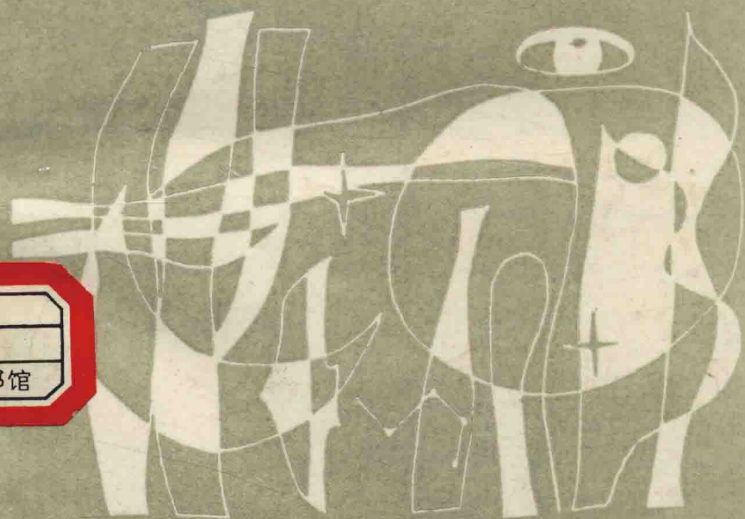


王矿清短篇小说集

WANG KUANG QING DUAN PIAN XIAO SHUO JI



7/18
3
县图书馆

花山文艺出版社

CHANG CHENG WENXUE CONGSHU · 长城文学丛书

王矿清短篇小说集



花山文艺出版社

一九九一年·石家庄

(冀)新登字003号

长城文学丛书
王矿清短篇小说集

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河北省平山县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米 1/32 5.25印张 109千字 1991年12月第1版

1991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 定价: 4.50元

ISBN7-80505-639-0/I·581



作者简介

王矿清，男，中国作家协会河北分会会员，1966年出生于太行山南部一个巴掌大的山村里。他自学了《文书论》、《秘书学》、《写作学》、《美学原理》、《中国古、现、当代文学史》、《哲学》、《文学概论》等十多门大学课程，从1989年开始，工作之余创作，已在《长城》、《河北文学》、《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河北人民出版社》等地发表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等、故事等多篇，公开出版有纪实散文集《太行母亲之歌》、并有作品获省“长城”文学奖。现为涉县西戌镇文化站干事。

目 录

孟祥英新传.....	(1)
山韵	(5)
山后有个月亮.....	(8)
夏之曲.....	(10)
流红.....	(21)
柳树沟的娘儿们 (系列小说)	
困惑.....	(24)
柳叶.....	(27)
明月何皎皎.....	(29)
柳儿奶奶.....	(31)
山丹花开红似火.....	(35)
瞎二系列小说	
眼睛.....	(46)
放日.....	(49)
“口”字.....	(53)
耀眼的星.....	(56)
粉红色的雾.....	(60)

夕阳变奏曲.....	(63)
走山口.....	(66)
人物.....	(69)
花落花开.....	(72)
秋声.....	(75)
五月流火.....	(78)
干货.....	(84)
黄昏的微笑.....	(87)
远山那边的秋月.....	(95)
没有标题的小说.....	(99)
山乡纪事系列小说	
四叔.....	(105)
桃花 桃花.....	(108)
活着.....等着.....	(111)
兑了.....	(113)
拖.....	(115)
春春.....	(118)
求求.....	(120)
老舅.....	(123)
秋天的故事.....	(129)
雪花, 无声地润湿.....	(131)
女人三题	
叶儿.....	(133)
黄昏流过小河.....	(136)
月上柳梢头.....	(139)
赵家胡同里的悲悲喜喜.....	(141)

柳花三月天·····	(147)
小说二题	
阳光的花朵·····	(150)
雨中的快意·····	(153)
春光在心梢上摇曳·····	(158)

王祥英是沙县下西墩村人，今年已经九十多岁了。

早年，著名作家老舍写的一篇小说《骆驼祥子》，使她名声大振，并真正从各方面站了起来。她非常感激老舍，感激老舍家。因此，几十年来不管风云如何变幻，她总认为老舍共产党没有人家赵树理家也没有错玉祥家。

前几年，她写了几封信给老舍，怎么就作罢这许多年也不来看信呢。她想得许多话要对他讲。

要说这个人怪吧，也就个怪。成天吃了睡，睡了起，干啥头还是一样。人

孟祥英新传

孟祥英是涉县下河蛟村人，今年已经九十多岁了。

当年，著名作家赵树理的一篇《孟祥英翻身》，使她名声远扬，并真正从各方面翻了身。她非常感激党，感激赵作家。因此，几十年来不管风云如何变动，她总认为没有共产党没有人家赵作家也就没有她孟祥英。

前几日，她还和儿孙们念叨，怎么赵作家这许多年也不来看看咱。她觉得有许多话要对他说。

你说这人活着吧，也就个这，成天吃了喝了，明了起了日头还是一样，人

样儿也还大致一样……当年，她这样说时赵作家只是笑，祥英就弄不懂人家为啥想笑，她想难道自己说得不对呀。

她这都快一辈子了，不就是那样。她拢了下花白的头发，匀匀地吁了口气。

忽然，她想起，过几天自己就要到北京开双拥工作会议了。这是几十年来她头一次要上北京，她下定决心，到时说啥也要去看看赵作家。

这几十年来，祥英可真不容易啊。

祥英是个热心的人。在生产队时，她眼睁睁地看着社员靠磨工分的日子实在不好过，就托人到外地购了一点便宜布料，一点便宜粮食给大伙。没想到就为这，叫人家说成投机倒把分子，被送进去了。幸亏她名声在外，没几天就放了回来。回的那天，大队的姐妹们专程到县城去接她。

祥英愤愤地想。她真不明白，这一切都是为什么。为什么。祥英的心颤抖着。

二

三中全会以来的几年，祥英才真是鸟枪换炮了。在党的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她喂猪，承包米面加工厂，办矿点，很快便成了万元户。

祥英带头富了，可心还是和大伙儿在一起的。谁家有事也就是她祥英有事。

那是一个傍黑儿，祥英正要吃饭，忽听人说她村里的马小五在大马路上扯着嗓子卖孩子。祥英吃了一惊，没顾上吃饭就往外跑，见了小五就劈头盖脸一阵训：“你小五真成问题。

你这样做不是在丢共产党的脸吗？咱翻身都这么多年了……”

“孟奶奶，我……”

“有啥话回去说。天塌下来奶奶给你顶着。”

这马小五是个军属，也怪可怜的。他自己得病不算，俩孩子也得了重病，生活没料理清，老婆急得给闹开了离婚，一去娘家不回；他急得卖开了孩子。幸亏遇上了孟祥英。

到家，祥英嘱咐罢孩子，拿钱领着他们去看病，还亲自去做小五媳妇的工作。

从小五媳妇娘家回来，天已黑洞洞了。她忽然从电视上看到，在云南前线猫儿洞里的那些兵们吃不好，睡不足，鼻子一阵发酸。她忍不住在心里说：这些孩子们，受委屈了，受委屈了。

冷不丁地，她把孙子叫到跟前，“金安，拿奶奶的折子去取点钱，赶明儿买点毛巾啥的给电视上什么洞里的兵们寄去。”金安不明白奶奶的意思，但还是去了。

祥英无论办啥事儿总是先找儿子。他不在就叫孙子。她老伴已去世好多年了，儿子在县城化肥厂上班。孙子当民办教师，守着她的时间多。

三

不知怎么祥英很爱听鸟的叫唤，声声地脆着。

她想，进京前再多听几次。因为她相信，北京的鸟儿即使叫的再好听，也没有自己村里的入耳。

不过，她在闭上眼睛竭力想象着北京该是个啥模样儿，是不是也有村里亮亮的小河，红艳艳的柿子，香辣辣的花椒……

四

祥英进京去了。也就在这一次会上，她被国家民政部命名为全国拥军模范。

不过，祥英对这荣誉倒不在意，她着急的是快去看看赵作家。她在那个地方实在偏僻，不知为什么这么多年赵作家一点儿音信也没有。

她终于知道了这一切，忍不住从心里哭了。

祥英遗憾的不是作家再也不能为自己续写新传，而是一个那样好的人那么早就死了。

回到村里后，祥英很快让儿子在老伴的坟前又添置一个新土堆。她亲自把一堆花花绿绿的纸在墓前点着，点着。那纸一会儿又飘成了黑灰色的一片一片，在新土堆上飘着，飘着……

山 韵

乌青色的山峦蛇一样伸向远方，没头没尾，人瞅得眼涩。呼呼的风刮着，坡上的冒烟村响起吹动窗纸的沙沙声。山里人听惯了，不觉寂寞得慌。

村里的石疙瘩老汉五短身材，浑身精瘦。脚上却套着一对二斤半的山鞋。他常年罩着一件黑布衫，蜡黄蜡黄的疙瘩脸上闪动着一双乌黑乌黑的眼珠。脑袋上光光的，从来没戴过啥。他那个劲儿，刨山地或割柴草的间隙，常泥刷似的。有时，日头下去了，很久，他还在块大石头上盘着腿儿，噙着旱烟袋锅儿，眯眼望着迷茫的尽头。他不知怎么，好像到了多半辈子没去过的地方，俩眼皮眼圈里流着光。

慢慢的，老汉上不了山了，天天坐

在门前的大石阶上晒太阳，时不时把眼拿向山外，也懒得给人答话。

满头白发的老村长挪动着虚胖的身子来唠过几次，他只是在心里笑了笑，算是应付着光着屁股长大，又小他一截的同伴。

过年了，老汉却一闭眼，走了。他的不孝敬的儿子没能赶回来，村里的好心人为他操办了丧事。

山里人厚道义气，石疙瘩老汉小的没回来，又没本家，就按人头头摊钱，还操心从大地方请了一班吹歌。

出殡那天，老村长牵头。满街人围得紧绷绷，大闺女、小媳妇，还有在山外住学的学生也托事迟一天上学。

村里的年轻人抢着打墓、抬材，帮吹歌儿拿家具、抬水。这每人能分得几支“马樱花”。倒不在乎烟，当紧是凑个热闹儿。停了一会，那领头的大师傅一吹，笙、锣、二胡、笛子等就活蹦起来，路两旁的山音一碰，发出绵绵的回音。山里人听起来，比看十二分讲究的洋戏还得劲儿。吹歌儿中，有个穿呢子的小伙子，许多闺女拿眼往他身上瞅，小伙子们鼓着劲直起哄。

“弄啥弄啥？那么大的孩的不懂事，你疙瘩爷一辈子糠糠菜菜不容易，临老弄了个这，咱大伙打发他上路，半年从外边请来个吹班儿，你们瞎闹啥？把人们吓着了，看我不的告诉你家大人。”老村长黑唬着脸喝止着。

另一边的年轻人，就把领做的书包里的“马樱花”一根根的往外掏，得着的往耳根上一夹，又去要……

哩的哩，哩的哩……嘀的嘀、嘀的嘀……这变换不多的声调混合着人们的杂乱声在山谷中回荡飞扬。老汉们听得心

尖尖发痒，老婆婆听得眼皮皮直跳。他们在心里想着：咱们走的时候也象疙瘩爷这样火红就行！

只是，老村长在人堆的一旁，用皱巴巴的双手揉了揉深陷的眼窝，忍不住挤下几滴干泪。

那哩的哩、嘀的嘀的声调，一声一声，在连绵的山峦中回响，最后，消失在里面。

傍晚，石疙瘩老汉随着那声音被大山接了去，夜里，山风涨起来了，呜呜呜——坡坡上的青石安静地听着，听着那厚实的山峦奏出的沉重的乌青色的韵乐……

山后有个月亮

说实在的，我从小就喜欢山后边那个叫云云的。她。冒水儿的眼神儿，结实的山黄花般艳丽的花衣，竖着黑黑的小辫儿，老在我梦里摇晃。

我常常晚饭后到山后看月亮，看小溪欢快地唱歌，看温柔的杨柳在晚风中轻轻地拂首，看迷茫昏黄的梦境，看稀稀疏疏散落的村庄灯火……就我和我的影子。

冷寂的硬梆梆的小屋中，我的心在独自哀泣，荒凉的山风慷慨地伴奏着。

我老想，也觉可怕，我最后也会像父辈们一样在没有月亮的等待中无声地消失在大山深处。我恨大山的荒漠无情，我恨……

落雪了，雪花儿，一瓣一瓣……飘

进我的心扉。

明儿个，大早，山后送来劈劈啪啪的鞭炮声，我梦里的雪花乱了一地，慢慢地消融。

听人说，她被后山一个三十多岁的戴狗皮帽的腰厚厚的叫石头的采矿万元户带走了，出了一大堆彩礼，还管家里盖房，兄弟说媳妇，她扑着闹着，踩碎了一大片雪花。

我黄昏去后山，月亮被天狗咬去了多半个边儿，冷冷地丢在乌色的天幕上。

冷啦，风透人的心，该加棉衣了。月亮发皱，发脆。

云云的身子一天天笨重起来，不时拿眼对着月亮愣神儿。她心里数着，小堤上的薄冰啥时照见人影儿，枝上的柳骨朵啥时发芽儿。

我衷心地祝福她。可，云云听得见吗？

……

傍黑儿，我从邯郸回来，听说云云死了，喝的敌敌畏，整整一小瓶，是石头药老鼠的。临死前，她的手从红一块紫一块的身上挪开，把石头塞给的钱大把大把地剪成了粉末儿，撒在了街上，在风中飘着飘着……

我的头一沉，撞在了门口的电线杆上。金星乱晃。月亮碎了。

云云死后，双方为包钱争执，尸体在马路边扔了半个月，最后被狗叨去了头。看好，对面石头的迎亲队伍浩浩荡荡地开来了。我狂怒了。骂着娘抱起腐烂的云云，向山那边跑去。

黄昏，我坐在荒凉的山坡上，守着隆起的尖尖的云云，望着山后的月亮……

夏之曲

夏天的夜里真凉。夏天的夜里还得盖厚厚的一层被子。夏天的夜里的蝓蝓爱做各种奇怪的梦，夏天的夜里的路上很滑很滑的，云生站在夏天的夜里走着时，真真切切地这样感觉到。

夏天的夜里真凉。夏天的夜里还要盖厚厚的一层被子。夏天的夜里的蝓蝓怎么就爱做好些奇怪的梦，夏天的夜里的路上为什么为什么就很滑的。云生的妻子听云生这样的好几次说后，就这样地想着，就这样地望着站在夏天的夜里这样感觉地想着的丈夫。

她这样地看着自己的丈夫云生的时